

老舍文学地图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二辑

陈建功 名誉主编 / 傅光明 主编



关纪新 / 旗人作家老舍

吴福辉 / 老舍小说《新旧市民和国民性批判》

范亦豪 / 沉重的《月牙儿》

孔庆东 / 老舍的幽默

解元 / 老舍的内心世界

傅光明 / 老舍之死

赵大年 / 京味漫谈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二辑

老舍的文学地图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的文学地图/傅光明 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9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

ISBN 7-80187-824-8

I. 老... II. 傅... III. 文学—文集

IV. C913.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176 号

老舍的文学地图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责任编辑:刘春梅 李 林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180 千 印张: 14

印数: 1—6000 册

版次: 2005 年10月第 1 版 2005 年10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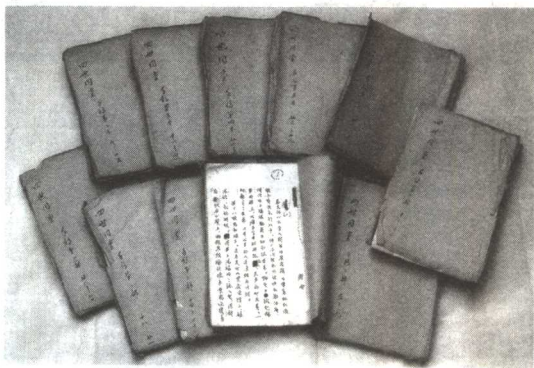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7-80187-824-8/G.434

定价: 24.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45年老舍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与曹禺(右)合影。



▲《四世同堂》首页与第一、第二部分部分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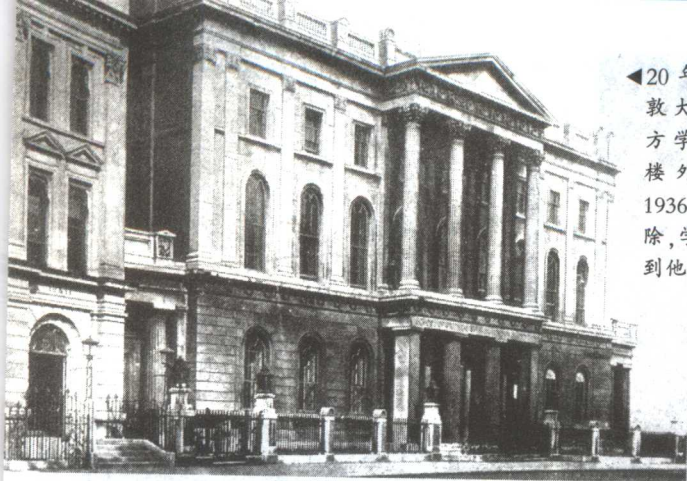
▼老舍在齐鲁大学会讲授《文学概念》、《小说作法》和《世界名著研究》等课，这是残存的部分讲义手稿。



▼老舍于1955年。



▲北京旧貌



◀20年代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大楼外观。1936年拆除，学院迁到他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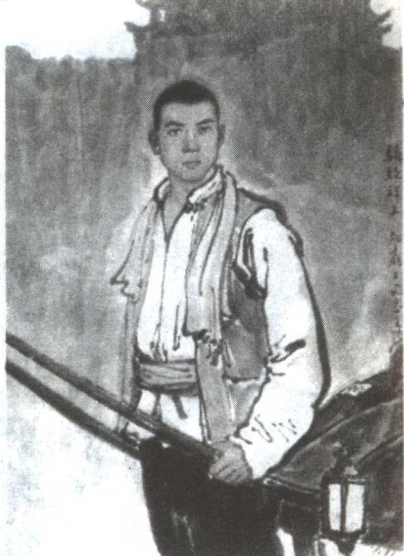
▲1952年的写作照。



▲1945年在北碚寓所院内。

▶民国初年京郊街道





▲1981年顾炳鑫作《骆驼祥子》插图2幅。

▶老舍在青年会的住房遭日本飞机炸毁后，搬至白象街《新蜀报》社里。老舍住过的小屋，屋外的天井，老舍曾在这里与朋友、来访者交谈。



443





▲老舍(右3)与医务工作者闲谈。

▼1952年,话剧《龙须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导演沈群,主要演员是于是之、张伐、郑榕、叶子、于蓝、牛森。电影《龙须沟》海报。



龍鬚溝
 原由老舍編導,沈群
 主演 于是之 張伐 鄭榕 葉子 于藍 牛森
 中央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出品·中國影片經理公司發行

▼1941年10月下旬由查阜西陪同去大理,游览了下关、上关、苍山与洱海。在喜洲镇,老舍(左1)与华中大学的游国恩等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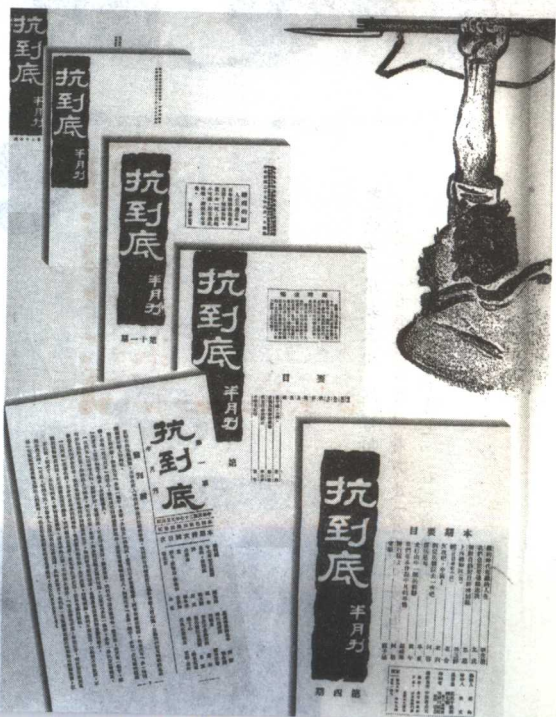


◀在故宫角楼前合影。卢松安夫妇(左1、2)、胡絮青(左3)、老舍(左4,手扶甘英)、王向辰(左6)、白涤洲(左7)、关实之(左8)、杨云竹(左9)。



▲1959年夏全家在院中合影。左起舒济、舒雨、老舍、舒立、舒乙、胡絮青。

▶老舍创作的第一部抗战长篇小说《蜕》，约有10多万字，在1938年2月16日《抗到底》第4期开始连载，到1939年3月16日期刊停刊而中断，未能完稿。书中写了五位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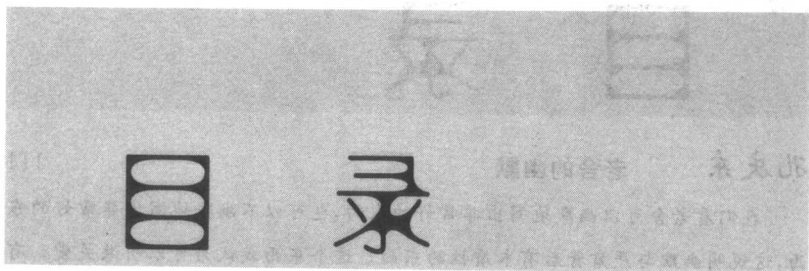
◀1964年初老舍与外孙女王研(左)、孙女(舒悦)(右)在庭院中。

▼1955年2月17日首都文学艺术界举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大会。老舍签名,左起田汉、张瑞芳、吴祖光、新风霞、王昆。



▶「欢子,跟我来坐,这样好的椅子,连皇帝也没有坐过哩!」老舍讲后便拉着万欢(曹禺之女)与阳翰笙一道坐在竹编漆器椅上。右二为曹禺





关纪新 旗人作家老舍 1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三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三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关纪新 “葬送三个时代”的《茶馆》 27

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

吴福辉 老舍小说：新旧市民与国民性批判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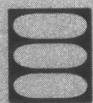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转型的文化里面，中国人如何自处？我想老舍在自己的小说里他不负责给我们答案，但他也给了我们很多暗示。一个暗示是什么呢？在新老转换中，新是永远能战胜老的，但是老的也不是完全的不美，它还有力量。

范亦豪 沉重的《月牙儿》 79

王瑀先生曾经说过，“从根柢上说，老舍先生的内心感情是忧郁的”。在《月牙儿》里我们看到的正是那个忧郁的、诗人的老舍，从而近距离地接近他。如果再多思索一下，甚至还可以悟出，就是老舍的幽默背后也深藏着苦涩。

范亦豪 悦耳的老舍 97

在声音的空间里仔细地体味和欣赏老舍的语言音乐吧！如果我们仅仅爱看老舍的文字，而冷淡了老舍的这个绝活儿，忽视了“听”老舍，就会十分可惜地与一个美妙的音乐世界失之交臂，也辜负了老舍大有深意的苦心呢！



孔庆东 **老舍的幽默** 111

我们看老舍可以幽默地写出非常好的东西,也可以不幽默地写出非常好的东西,这说明幽默与严肃背后有本质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可以叫做关爱。有了这个关爱才可以愿意幽默就幽默,愿意不幽默就不幽默。

舒乙 **老舍的内心世界** 135

北京的文人非常少,虽然它当了六朝的首都,但真正地道的北京文化人,有名的非常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数来数去,有关汉卿、李汝珍、曹雪芹就完了,没了。惟独在“五四”新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出来一个北京人,而全国口语的白话文又是以北京话为母音,这下占了大便宜了。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老舍先生。

傅光明 **老舍之死** 155

表面看来,老舍之死是一个文人非正常死亡的个案。但由这个个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历史的丰富性、多面性、复杂性和过程性。而这恰恰是我们对待历史所应具有的科学的态度。

赵大年 **京味漫谈** 175

我以为,京味就是一种韵味。京味文化或京华文化从前是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这四大部分组成的。远的姑且不说,从元大都算起,七百年帝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越条件,使京华文化具有皇家气派。

旗人作家老舍

关纪新
先生

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傅光明：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的主讲人是 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纪新先生。大家欢迎。有人让舒乙先生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对父亲做个概括，他说老舍是旗人，是北京人，是穷人。老舍的祖上属于满族的正红旗，清代正红旗的驻地在北京城的西北部。而老舍的青少年时代和他小说中许许多多故事情节的发生，都是在这里。作为旗人作家的老舍，身上承继着怎样的满族气质？他是如何把自身的满族情结熔铸到创作中？老舍作品的风格与满族的历史悲剧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请关纪新先生为我们演讲《旗人作家老舍》。



我们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这一点，在各类文学读物中均有说明。那么，“满族”二字对于老舍来说，是否只是意味着他的户口本上一个栏目跟我们大多数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可能许多朋友都没有想过。好，咱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也就是北京）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8种旗帜为标识的8个方面军。这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先有四面“整”旗，后来分别将“黄”、“白”、“蓝”旗镶上了红边，将“红旗”镶上了白边）。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人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

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 60 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哪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 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民人”），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8 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